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马华小说对女性角色的刻画与意识建构

**The Portraya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ciousness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Malaysian Chinese Fiction**

洪昭芬

ANG ZHAO FEN

19ALB03747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3



Wholly owned by UTAR Education Foundation
(Co. No. 578227-M)
DU012(A)

马华小说对女性角色的刻画与意识建构

**The Portraya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nsciousness of
Female Characters in Malaysian Chinese Fiction**

洪昭芬

ANG ZHAO FEN

19ALB03747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23

目录

宣誓	i
摘要	ii
致谢	iv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动机	2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4
第三节 研究方法	8
第二章 女体书写与隐喻	8
第一节 白皙与黝黑	9
第二节 瘦削与肥胖	11
第三章 女性形象刻画	13
第一节 家庭内女性	14
第二节 家庭外女性	21
第四章 女性角色的意识建构	25
第一节 女作家的女性角色意识建构	26
第二节 男作家的女性角色意识建构	28
第五章 结语	31
参考书目	33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姓名：洪昭芬 ANG ZHAO FEN

学号：19ALB03747

日期：2023 年 04 月 15 日

论文题目：马华小说对女性角色的刻画与意识建构

学生姓名：洪昭芬

指导老师：许文荣师 /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社会开始更加重视和尊重女性的权利和平等地位。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促使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实施了法律和政策来保护女性权益，例如禁止性别歧视和暴力行为。这种觉醒意味着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自主性，开始更加积极地追求平等和公正的待遇。本论文将会从两位男性马华小说家和两位女性马华小说家：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和黎紫书的小说中探析他们笔下处于父权制度下的女性角色形象，通过细读小说中女性角色的言行举止和叙述方式，分析了小说对女性体验和形象的书写和隐喻，并探讨了这些书写和隐喻对女性角色意识建构的影响以及女性角色在男女作家中展现出的觉醒意识。小说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往往受到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表现为对女性身体的关注和性别二元对立的表述。

女性形象在文学中的刻画往往是受到社会和文化的制约和影响的，这种刻画不仅反映了文学作品所处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也反映了作者对女性的态度和看法。因此，女性角色的意识建构在文学中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马来西亚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和看法，以及女性在这

个社会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机遇；揭示了文学作品对于性别平等和女性意识的影响，同时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女性的思考方式和价值观。

【关键词】 马华小说、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黎紫书、女性形象

致谢

星空荏苒，居诸不息。

大学四年光阴一晃而过，回首过往纵使有万般不舍也依旧心怀感激。四年前我两手空空而来；四年后，我依旧两手空空而去。守住了对文学的热爱，身边多了许多个性有所差异但都可爱善良的人们，以及从各位师长口中所传授的学识。这些是我在中文系的三年，最质朴的获得。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在这里真诚地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许文荣老师。初闻许老师的声音，是在 2020 年 7 月中旬，亦是我初入中文系的第一个学期。之所以是闻而非见是因为当时正处于居家上网课期间。许老师也是我的学术指导老师（Academic Adviser）以及实习探访老师。这三年来，不论是学术上的还是生活上，许老师的谆谆教诲都让我受益匪浅。有师如斯，庆幸之至。许老师在论文上从始而终给我的指导，帮助我攻克一系列的难题都让我万分感激。师恩难忘，愿老师平安喜乐，诸事顺遂！

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感谢他们一路以来对我的支持，不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需求，他们都在尽力满足我。他们很平凡，却又不那么平凡。他们不会为我安排好前路，让我后顾之忧；可却经常让我自己选择自己想走的路，看更远更高的风景。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父母和家人给予我最大的动力，感谢他们一路来所给予的爱，愿我成长的速度能够快过他们老去的速度，换我来带他们看未曾看过的景色。

山水一程，三生有幸。感谢大学四年来陪伴在我身边的朋友们：雪恩、一由、佩妮、艾珍，感谢从中学时期一直伴着我的良友：荟芬。青春的路线歪

七扭八，有你们的陪伴，一切都显得不那么艰难。有朋自远方来，又各自奔赴远方。这一路有欢笑也有遗憾，可从不后悔。所幸遇见了，就是一切的意义，从陌路到合拍，再到怀揣着各自的梦想奔赴他方；并非回归陌路，愿我们都能够以梦为马，从此在各自的领域中熠熠生辉。

感谢文学，这片海洋是我这辈子都无法游到尽头的，可我却依旧能够在里面畅游。感谢文字能够让我在这片土地上有个可以苟延残喘的地方，谢谢它容许了我的奇思妙想，我的天马行空。我热爱文学，它让我感受到领略到诗人诗歌中那些恣意飞扬的灵魂；体会到散文中的文字，感受到那些轻轻拂过心灵的情感。角色转变，我亦可以握住笔墨，成为想象世界中的创世神，毫不吝啬地表现出内心中的疼痛与欢愉。感谢文学，让我在这乱糟糟的人世中守住了些什么；我想，是一丝纯粹的灵魂。

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这里也想对过去在平凡的日子里努力发光的自己说声谢谢。谢谢你一路以来的坚持，谢谢你从未想过放弃。愿你能够继续爱着每个时间段的自己，接受每一个不论是柔弱或坚强的自己。“道阻且长”，是你经常挂在口边的话语，也永远别忘了下一句，“行则将至”。这一路也许有苦痛，也许有欢乐，就靠你努力度过一切了；别赞颂苦难，你永远要记得表扬战胜困境的自己。像风一样，这一次我就要去往下一个旅程了。不必为我祈祷，我必定行。

行文至此，已是黄昏。

而我也不过是在夕阳下站了一会儿，就要毕业了。

幸好，一切都值得。

第一章 绪论

马华女性小说的书写体现出了华人女性近几十年来在马来西亚生存与为生活奋斗的所处环境状况与她们的生存体验。而今，书写马来西亚女性小说的文人作家早已不局限于女性作家，还有一系列男性作家亦是以自身的理解来创作并刻画出他们笔下有血有泪的女性角色。此论文将以两位男性小说家与两位女性小说家为例，探讨其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书写，这些作家分别是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和黎紫书。

李永平(1947-2017)出生于英属婆罗洲砂劳越邦古晋市，中学毕业后即到台湾留学，后来在美国取得了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便在台湾定居了。他曾任教于国立中山大学外国语文学系、东吴大学英文系、国立东华大学英美语文学系创作与英语文学研究所教授。著有《婆罗洲之子》、《拉子妇》、《吉陵春秋》、《朱鹁书》、《海东青》等著作。¹李永平小说中对女性的描写篇幅居多，其中更是有一位少女角色屡屡出现在他的书中，便是《朱鹁书》中的女主角——朱鹁。

潘雨桐（1937- ）原名潘贵昌，祖籍广东梅县，是森美兰文丁镇人。潘雨桐成名时期极早，并且得到了多位著名评论家与作家如白先勇、蔡源煌、高阳、王德威的赞许。其出版的小说有《因风飞过蔷薇》、《昨夜星辰》、《静水大雪》、《夜店》、《河岸传说》等。在潘雨桐的小说中，女性极少拥有优质的生活空间，他也借用这种状态来表现出对女性的关怀。

¹李永平，《朱鹁书》（台北：麦田出版，2015），页 1。

商晚筠（1952—1995）祖籍广东普宁，原名黄绿绿，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一位重要作家，是马来西亚吉打州华玲镇人，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外文系。曾用笔名黄梅雨、商桑、舒小寒等。²商晚筠与潘雨桐皆是在马华文坛中较早期大量书写女性角色的作家。商晚筠已出版的小说有《痴女阿莲》、《七色花水》与《跳蚤》。

黎紫书（1971-），原名林宝玲，出生于马来西亚怡保市，在她 24 岁时（1995 年）便夺得第三届花踪马华小说奖首奖，同时也是花踪大奖获取最多的马华年轻作家。³她的笔触敏锐，小说创作主题多是在表达出了女性意识或女性立场。已出版小说有《流俗地》、《告别的年代》、《野菩萨》、《山瘟》、《天国之门》、《余生》等。黎紫书是马华本土作家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女性作家。

这四位马华文学小说家对女性角色的刻画与描写皆是篇幅居多且多元化的，因此本论文将会以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以及黎紫书，四位小说家为例，探讨他们对女性角色的刻画与意识建构。本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五章：第一章、绪论；第二章、女体书写和隐喻；第三章、女性形象刻画；第四章、女性角色意识建构；第五章、结语。

第一节 研究动机

由于近年来性别课题一直都是社会中的热门议题，本人向来对女性主义课题也怀着浓厚的兴趣。在大学第一学年许文荣老师的马华文学课堂中，对马

² 胡晓松编，《世界华文文学经典欣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页 142。

³ 黎紫书，《野菩萨》（台北：联经出版，2011），页 1。

华作家的认知也更加明确，因此将范围定在了这个方向中，并想要更深入去探讨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对女性的描写。之所以锁定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和黎紫书这四位小说家是因为他们对女性书写的篇幅都较为多，所描写的女性人群也较为广泛，年龄段、社会地位或是活动范围亦有所不同。此外，还有共同的一点是这些作家都是在男权背景下将绝大部分女性的处境所描写出来，本人特别崇拜在那个时代能够在小说里将女性的现实处境反映出来的行为。

正如商晚筠曾说过：“还是有许多女性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生命全操作在男性手中。作为一个女作家，我应该把这种现象反映出来，让男性读者看到女性真正的处境，了解她们内心的感受。”⁴黎紫书笔下的小说几乎有超过一半皆是对女性的书写，并且女性角色在她的笔下是毫无传统女性的温婉与柔情的，反倒是充斥着暴力冲动。与其他作家相同的便是都揭露了男性霸权的丑恶，本研究想对这种女性虽试图反抗却又不得不依附的描写手法进行更深刻的理解。

对于潘雨桐的女性书写是从林春美《男性注视下的女性幻象——从静水到野店说潘雨桐》中产生了兴趣。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潘雨桐笔下的女性角色形象经常是借由男性的视角中展现出来的，而潘雨桐正是一名男性作家，对此的描写又更具有写实性。李永平则是较多描写纯真女性形象，借此来衬托出城市与社会的污秽。之所以选中李永平作为研究对象之一是因为其小说中对于女性角色的沦落与摧残的描绘反映出了当代现实社会的状况。

本研究将借由这四位身处男权霸权下小说家笔下的女性角色来对那个时代女性的处境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因此本篇论文选用了两位男性小说家和两位

⁴ 永乐多斯：〈写作，我力求完美〉，商晚筠著《跳蚤》，（新山：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2003），页 4。

女性小说家，并且在男女作家之中个别有一位是擅长写短篇小说，另一位则是擅长写长篇小说的，借此来探讨男女小说家视野下的女性形象是否有所区别，以及对作家笔下女角色的刻画和意识建构的方式进行分析。

第二节 前人研究回顾

目前未能找到同时以这四位作家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前人研究，因此这里将会以宏观至微观的方式收集资料。首先是关于马华女性主义的研究，黄晓娟的《双重边缘的书写——论马来西亚华文女性文学》描写出了马华女性作家独立意识的觉醒，并且以写作的方式来表达出自身的精神价值，以多位女性作家如戴小华、黎紫书、朵拉、商晚筠的小说女角色为例，展现出女性意识与女性形象的演进。⁵吴晓芬的《双重边缘的女性书写——论 20 世纪 90 年代新马华文女性文学的身份认同》提及了包括新马华文女性文学在内的海外华文女性文学、中国女性文学、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所处于的边缘身份。刘征的《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同样也在书写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作家对女性生存境况和其社会地位的关注，并且提出了“娜拉出走”的女性形象，表现出在第三世界和现实世界中女性皆在寻找反抗父权的途径⁶，提及女作家突破了马华文学的传统创作手法。杨启平的《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书写——当代大陆马华女性小说比较研究》主要是以文本为基点，在文化语境下比较大陆与马华的女性书写，文中主要提及了第三世界中的女性主义的主要意义。最后，即是张亚萍

⁵ 黄晓娟，〈双重边缘的书写——论马来西亚华文女性文学〉，《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3 期，页 163。

⁶ 刘征，〈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学术界（学者专论）》2015 年第 2 期，页 190。

的《近年马华女性文学的几个特征》以女性作家为目标对象，以他们的所处的文化背景、创作背景和所采用的艺术风格等来分析马华女性文学的基本特征。

接着，便是有关于个别作家女性刻画与描写的资料收集，此部分不包括本论文所研究的四位作家。首先是朱文斌和林伟所著的《画一幅女人众生相：论马华作家李天葆笔下的女性悲剧形象》描绘了李天葆笔下多数女角色的悲剧形象以及造成其发生的原因如重男轻女、社会的动荡等等，并以许多文本举例，如《盛世天光》里的玉蝉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中被日本兵强奸后发了疯。⁷林春美《幼女当自强：方娥真自传体小说的女性成长史》则是探讨了方娥真以其鲜明的女性气质的语言完成了她对“幼女”成长史的建构。有关于李忆著小说女性研究的有尤碧珊《寻求两性和谐的女性书写——以李忆著小说为个案》和林殷醇《李忆著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尤碧珊《寻求两性和谐的女性书写——以李忆著小说为个案》以李忆著的小说为个案，分析其中的女性形象，并揭示出造成女性不幸命运的根源及女性自身的弱点，并运用了女性主义理论来加以分析。⁸林殷醇《李忆著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则是通过心理学解析的方法去分析李忆著笔下女角色的心理，并且从不同阶段的女性类型经历和地位的不同去分析出这些不同是如何影响她们的心理的。⁹与前者不同的是林殷醇《李忆著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将会采用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理论来剖析李忆著的小说女角色。古大勇《论马华作家朵拉的情爱书写》对马华女作家朵拉小说表现的现代女性对两性平等、自我人格尊严和自我独立意识的执着追求进行分析，

⁷ 朱文斌、林伟，〈画一幅女人众生相：论马华作家李天葆笔下的女性悲剧形象〉，《华人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页78。

⁸ 尤碧珊，《寻求两性和谐的女性书写——以李忆著小说为个案》，（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学位论文，2012），页5。

⁹ 林殷醇，《李忆著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学位论文，2020），页6。

探讨了朵拉“自由解放的女权主义”和“走向性属融容的女权主义”¹⁰。此外，对马华作家姚紫的研究有王心君《另一种现实——姚紫小说中女性生存图景的解读》。这篇论文揭示了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马华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图景，也展现出作家女性命运的认识，并分析了姚紫的女性观。

另外，关于李永平的女性角色研究分别有陈虹霖《由自选集〈迫退〉纵观李永平书写之特色》、黄美仪《漫游与女性的探索——李永平小说主题研究》以及萧敏嘉《原乡、罪恶与女性-李永平小说研究》。陈虹霖《由自选集〈迫退〉纵观李永平书写之特色》中将其小说中的女性分成拉子妇、华人母亲和华人女性三个类别来探讨这三类女性身上所背负的不同的精神和问题以此来展现出李永平的书写特色¹¹。黄美仪《漫游与女性的探索——李永平小说主题研究》以及萧敏嘉《原乡、罪恶与女性-李永平小说研究》则是通过李永平漫游书写的风格来分析其对女性生存境况的关怀。

单独对潘雨桐进行研究的分别有简文志《她性，无以名状？论潘雨桐小说的「女性文本」》、林春美的《男性注视下的女性幻象：从静水到野店说潘雨桐》和《女身境地：小论 1990 年代潘雨桐小说的女性》。这三篇论文皆严厉的批评潘雨桐小说女性形象的主观意图与实际形象的分裂，以多篇小说为例，分析了女性的物化和悲惨结局。此外，也有以潘雨桐和商晚筠为目标的研究，如陈颖萱《父权审美观的沉溺与背离：潘雨桐与商晚筠小说的女体书写》中提出了在父权体制下，男作家与女作家对女体书写的异同，并以女性主义理论来分析角色意识。

¹⁰ 古大勇，〈论马华作家朵拉的情爱书写〉，《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 年第 5 期，页 47。

¹¹ 陈虹霖，〈由自选集《迫退》纵观李永平书写之特色〉，《问学集》2008 年第 14 期，页 58。

商晚筠的研究有范雅雯《论商晚筠小说的姐妹情谊书写》，论文中以心理分析法探讨了在各种情况里商晚筠小说中所出现的女性角色姐妹情谊。杨启平《马华文学：论商晚筠的女性书写策略》分析了对女性角色的刻画，探讨其女性书写策略的独特性。张丽萍《性别自觉：商晚筠的女同志话语建构》说到商晚筠的女性意识不曾“沉睡”，并以女性主义视角探讨其女同小说的书写策略和女同性话语的意义。

以黎紫书作为目标对象的研究有洪翠婷《女性主义视野下的黎紫书小说》，此论文从女性主义视野去探究《告别的年代》的独特价值。¹²龙森祥《黎紫书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对其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创造和女性意识的构建进行了剖析，并进一步探讨女性意识的发展。¹³陈宇《黎紫书小说中的马华少女形象》和《黎紫书小说〈告别的年代〉中的女性形象》分别勾勒出了黎紫书笔下对少女描写的特征以及《告别的年代》中的女性形象。最后，还有一项以黎紫书和黄碧云的文本做比较的研究，刘翠茵《论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和黄碧云〈烈女图〉女性书写的比较研究》以两位相似的女性作家为例，采取女性主义理论来分析文本中的女性角色形象刻画。¹⁴

纵观上述论文与资料，除了对马华女作家的研究外，多是只研究单一作家亦或是拿两个作家来做对比的研究，较少涉及以三或以上的男女作家来做比较的研究，因此留下了能够继续探讨的空间。

¹² 洪翠婷，《女性主义视野下的黎紫书小说》，（南京：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2015），页 1。

¹³ 龙森祥，《黎紫书小说创作中女性的意识》，《文学评论》2020年第38期，页11。

¹⁴ 刘翠茵，《论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和黄碧云〈烈女图〉女性书写的比较研究》，（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学位论文，2015），页7。

第三节 研究方法

本论文以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和黎紫书为研究对象，而研究范围则是以几位作家的小说为主。本文采用文本细读法以及女性主义理论来展开研究。首先是文本细读法，这也是文学批评中最基本的方法，文本细读即是以文本为中心，通过去理解作品来明白作者真正的意图。正如本论文将会通过阅读四位作家的文本，结合作家的创作背景，作家经历以及其文学思想来借此分析和归类文中女性形象的刻画以及女性意识的建构。

此外，本文以女性主义的视角去分析四位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女性主义（Feminism）在早期传入中国时有多种译法，最终只保留了“女性主义”和“女权主义”这两个译法。女性主义的信念在于维护男女平等，宗旨是消除对妇女以及弱势群体在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上的歧视。¹⁵相较于“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沿用得更广泛，这是因为女性主义所要追求的是男女平权，而女权中的“权”会让人产生需要夺权的联想。

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与黎紫书皆是身处父权体制下的小说家，因此他们对女性处境的艰难与困苦都颇有体会，对女性角色的情感描写也极其细腻。因此本论文将以上述提及的研究法展开对四位作家笔下女角色的研究。

第二章 女体书写与隐喻

自古以来，女性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主题之一，但她们的形象却经常被描述为柔弱、依赖、从属和被动。在父权制下，女性在于弱势处境，小说中对女

¹⁵ 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页 196。

性身体的描绘也往往被标签化，若是不跟随这种标签来前行，便会被贴上“非女性”或者“非自然”的标签，并对这些被父权制物化的女性进行褒奖或是贬抑。本小节将会分析四位作家对笔下女体的描写，并从中探析其中所带有的隐喻，以及这些女体描写之间的异曲和同工。

第一节 白皙与黝黑

首先是文本中经常出现的一—身材苗条、肤色白皙、有着一头黝黑长发的女性。此类女性角色是最为符合父权制下“阴柔”的审美观念的，瘦小、外表乖巧的女性才能够符合父权社会的期待和要求，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被社会的排斥。此类女性角色于四位作家笔下的出场频率也是极高的，这里将会举出几个例子。首先，先以对女性角色肤色的描写来探析其中的隐喻。如在潘雨桐商晚筠的小说中便出现了许多和白肤女性，这些女性的肤色大多数是柔和、光洁的。在这些描写中，洁白、白净、莹洁、净洁、光洁、匀洁等形容词被频繁使用来描述女性白皙的肌肤¹⁶。在潘雨桐和商晚筠的小说中，描述白肤女性的描写中经常出现“洁”和“净”这类形容词。比如说潘雨桐《烟锁重楼》的叶若兰有着“光洁的肌肤”¹⁷“白皙的手”¹⁸、“洁白的脖子”¹⁹、“莹洁的膀子、肩胛、背脊”²⁰“白白柔柔葱管似的手指”²¹“光洁的肚皮”²²还有“雪白

¹⁶ 陈颖萱，〈父权审美观的沉溺与背离：潘雨桐与商晚筠小说的女体书写〉，《依大中文与教育学刊》2022年第5期，页13。

¹⁷ 潘雨桐，〈烟锁重楼〉，《因风飞过蔷薇》（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87），页299。

¹⁸ 潘雨桐，〈烟锁重楼〉，《因风飞过蔷薇》页200。

¹⁹ 潘雨桐，〈烟锁重楼〉，《因风飞过蔷薇》，页179。

²⁰ 潘雨桐，〈烟锁重楼〉，《因风飞过蔷薇》，页136。

²¹ 潘雨桐，〈烟锁重楼〉，《因风飞过蔷薇》，页289。

²² 潘雨桐，〈烟锁重楼〉，《因风飞过蔷薇》，页292。

的足踝”²³。在商晚筠的小说中，描写女性美的方式也存在与此类似的特点。

《季妩》主角季妩在小说中被描绘为一个“小时候白白净净”²⁴的小女孩。《茉莉花香》胡颜拥有“匀洁极致”²⁵的长腿，以及“光洁的身子”²⁶和“匀洁的肩背”²⁷。《街角》任沁龄也被描述为有着“洁白完美的脚踝”²⁸。这些描写强调了这些女性身体的匀称和光滑的特征，暗示了她们的美貌和吸引力。在潘雨桐的小说中，不少皮肤黝黑的女性都是被丑化的存在，何一珊，《天凉好个秋》中的女性角色，她因为皮肤白皙而被塑造成了美女，可同一篇小说中的久莉和束庆怡却没这种待遇了，她们因为皮肤黝黑而被迫与“美丽”无关。虽说这里存在除了皮肤之外其他的“瑕疵”，可也有角色尽管容貌美丽却因为皮肤黝黑而被叹可惜的情况。如商晚筠《凶手》里的陈依兰，“见过她的人都说：‘这个女孩很善良很耐看，就是皮肤黑了些’”²⁹。

作者们通过将女性描写成洁白、白皙的形象，来展示她们的清纯和优雅，这符合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审美期望。同时，这种描写也通过对女性肌肤的物化，将女性身体性和性别特征强化，强调了男性对女性的占有欲望。在父权社会下，将女性描写成洁白、白皙的形象，不仅是一种审美标准，也是一种性别控制的手段。在早期马华文学中，黑、棕等深肤色生理特征，往往是下等人的表现³⁰。父权社会中的美学标准通常被定义为白皙的皮肤，因此小说中对白皙

²³ 潘雨桐，〈烟锁重楼〉，《因风飞过蔷薇》，页 283。

²⁴ 商晚筠，〈季妩〉，《七色花水》（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页 235。

²⁵ 商晚筠，〈季妩〉，《七色花水》，页 162。

²⁶ 商晚筠，〈季妩〉，《七色花水》，页 163。

²⁷ 商晚筠，〈季妩〉，《七色花水》，页 154。

²⁸ 商晚筠，〈季妩〉，《七色花水》，页 277。

²⁹ 商晚筠，〈凶手〉，《学报月刊》1975 年第 898 期，页 30。

³⁰ 贾颖妮，〈转型期马华文学跨族裔婚恋书写的走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7 年第 2 期，页 89。

女性的描写相较于黝黑的女性更为普遍。在文学作品中，描写白皙肌肤往往不只是为了传递物理上的颜色，更是以象征性的方式呈现出社会文化中对于女性贞洁的要求。在李永平的《大河尽头》中将在难产过程中死亡的妇女们的魂灵，被描绘成化为纯白色的鹭鸶，自由自在地在天地之间飞翔，充满纯净之感³¹。这种象征性的描写是父权社会通过文化手段对女性进行性别控制的一种体现。在这种文化传统下，黝黑肌肤往往被视为是身体上的瑕疵，而白皙肌肤则被视为是女性身体贞洁、纯洁的象征。因此，小说对于黝黑女性的描写相对较少，因为这与父权社会对于女性贞洁观念的重视背道而驰。

第二节 瘦削与肥胖

此外，潘雨桐与商晚筠也经常描写身形娇弱的女性，如前文所提，这也是一种符合“阴柔”形象的描写方法，这一点在作者描写女性瘦削的身材时尤其突出。在商晚筠的小说中，《季妩》里对伊的描述是“凹凸有致的肩膀”³²。

《七色花水》中更是写了一个不大的澡盆却能够容得下姐妹二人，对姐姐的描写则是“瘦伶伶的肩窝像挖空的两个肉坑，接两条白冽冽的胳膊”³³。此外，潘雨桐在《雨窑情事》对毛毛走路的描写更是体现出了她身材单薄的形象：“一身轻轻的飘了过去的样子”³⁴。在《昨夜星辰》里，玉娇为了赚男人的钱，撑着瘦巴巴的身子拿起了理发剪³⁵。上述这些描写很好地刻画出了在父权社会下，女性往往被迫扮演好男性规定的角色，以求生存。与瘦弱相反的是，肥胖常常被视

³¹ 李永平，《大河尽头·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页365。

³² 商晚筠，〈季妩〉，《七色花水》，页227。

³³ 商晚筠，〈七色花水〉，《七色花水》，页196。

³⁴ 潘雨桐，〈雨窑情事〉，《静水大雪》，页42。

³⁵ 潘雨桐，《昨夜星辰》（台北：联合文学出版，1989年），页143。

为笨重和不灵活，因此会被人们视为缺乏优雅和文雅，甚至被指责为粗鄙和低俗，更是被排除于“阴柔”形象之外的。如黎紫书《赘》的女主角静芳不仅对剩菜剩饭狼吞虎咽，作者对她的描写也是“腰臀上松松塌下来，成圈成圈堆叠的脂膏”³⁶这里几乎贯穿全文对肥胖的描述不仅是父权制下的审美，亦带出了这位角色贪婪的隐喻，这里就不多加论述。还有一些配角如《此时此地》中的云英，她因为发胖导致了在其少女时代总是被同龄人排挤。潘雨桐《烟锁重楼》中的杨可璐更是在她身材变胖之后就被凌浩天嫌弃³⁷。商晚筠在《痴女阿莲》中对阿莲的描写是“老是教人感到不对劲的肚皮”³⁸并且对此表示“丑态毕露”。在李永平《吉陵春秋》中有一位没有姓名的肥胖妈妈，她所给人的印象也是出口成脏的泼妇形象。这几位皆表现出了社会对女性的不公正要求，仿佛只要超标了那么一两斤便是天理不容。尽管有对女性肥胖表示赞赏的描写，也是一种将女性物化为良好的生育机器的赞美。如《吉陵春秋》里的春红有着“白油油的肉堆子”³⁹，可因为春红有孕在身，因而众人说到“春红那个肚皮啊也真争气！”⁴⁰。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女性经常因身材不符合父权社会的标准而遭受贬低、嫌弃、讽刺和物化。这一点在杨可璐身上展示得淋漓尽致，她之所以减肥并非是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想，而是为了顺应规则和不被凌浩天抛弃所做出的决定。这一点也突显出小说中的女性终究活在劣势处境之下。可见，美丽在于肥胖或苗条、沉重或轻盈，都是由一种传统规定所决定的，而目前它的逻辑规定就是在于苗条和轻盈⁴¹。

³⁶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页 237。

³⁷ 潘雨桐，《烟锁重楼》，《因风飞过蔷薇》，页 147。

³⁸ 商晚筠，《痴女阿莲》（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页 134。

³⁹ 李永平，《吉陵春秋》（台北：洪范书店，1986年），页 8。

⁴⁰ 李永平，《吉陵春秋》，页 19。

⁴¹ 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2000），页 157。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潘雨桐与商晚筠对女体书写的涉略较广，且所描绘出的女性形象多数都能够让读者感受到淫靡或是阴柔的氛围。黎紫书与李永平对女体书写的描述虽也不少，可这二人多在描写少女形象，因而此章节涉及不多。通过对女体书写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女性在过去的历史时期中一直扮演着被动的角色，被认为是男性的附属物，缺乏自主性和权利。为了逃离这种局面，女性不得不将父权制所构建的幻想内在化，并努力扮演由男性为她们规定的角色⁴²。

第三章 女性形象刻画

在文学作品中，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一直都是至关重要的，本论文所要谈论的亦是如此。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刻画不仅反映了时代的文化观念和社会风尚，也反映了作家对女性性格、心理、生命体验等方面的理解和创造。随着时代的变迁，女性在文学中的形象也经历了很大的变化。现代的女性形象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妻子、母亲或女儿，而是更加多样化和独立自主的形象。在现代文学中，女性角色的塑造越来越多样化，包括了不同的种族、文化背景、性取向、年龄和职业。从一个个独立自主的女性角色，到不同阶层和文化背景的女性形象，现代女性在小说中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表现。作者透过故事来塑造出女性的形象，反映出当时女性于社会中的不公地位。随着历史的演变，女性的地位和角色在不断变化和演变，对于女性形象的刻画也越来越多元化和丰富化。然而，在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刻画也时常存在着性别偏见、刻板印象和对女

⁴² 陶莉·莫伊著、林建法、赵拓译，《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页 117。

性角色的刻意描绘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女性形象的真实呈现，也对女性的形象和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因此，本章节旨在探讨四位作家笔下塑造的女性角色，此章节将会将女性形象分为两种：家庭内女性和家庭外女性，以此来研究各有特色的女性形象。

第一节 家庭内女性

家庭内女性形象通常强调女性的角色是家庭中的母亲、妻子和家庭主妇。这些女性通常被描绘为温柔、关爱和贤惠的人物，对她们而言，家庭和自己的孩子婚姻的幸福几乎大于一切。当然亦有与之相反者的出现，西蒙娜·德·波伏娃说过：“许多母亲都会对承担新的责任感到惶惶不安，孩子让她处在苛刻的奴隶地位”⁴³

首先是对母亲形象的刻画，在潘雨桐笔下，经常将母亲分为牺牲型母亲与利己型母亲。牺牲型母亲是一般人人赞颂的伟大母亲，是作者赞美和怜悯的对象。如潘雨桐《静水大雪》中的伊丝狄流落异乡，宁可牺牲自己作为妓，将好不容易挣来的钱汇给即将开学的孩子。

伊丝狄一样的笑脸盈盈：‘先汇点钱回去，下个星期开学了，孩子——’
露嘉西雅听她说著，说著，她的声音变得柔柔细细，如平日裡的山溪，
清澈亮丽，而那张圆圆的脸，盈盈的笑，渐渐的幻化成天人菊，从展枝

⁴³·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页 577。

结蕾，绽瓣怒放，都在眼前一瞬间展现，最后成了甘露，点点滴滴，滋润著家乡龟裂的土地。⁴⁴

潘雨桐对这种母亲的牺牲自我以为孩子换来前途的做法是十分赞赏的，如上文所述，作者用山溪、清澈亮丽、天人菊、甘露、滋润等优美的词汇和意象来美化了一位母亲的仪态，对母性的伟大献上礼赞。同时，这种做法也将母亲这个角色过于神圣化，如若一位母亲做出了与这个角色被赋予的“神职”相反的事情之时，将会陷入更大的困境之中。这也是父权制的陷阱之一，目的是能够以伟大的母爱将母亲摆上自愿被压制的道德神坛⁴⁵。

与此同时，利己型母亲则一般指牺牲自己的孩子，控制孩子婚姻，使得儿女婚姻以及家庭都不美满的母亲形象。一般上这些角色在文本中都只是个小角色，有些作者甚至不会给这些小角色取名，只会以她们儿女的姓名再在后边加上一个“母亲”来称呼她们，如潘雨桐笔下：李蔷的母亲、沈苓的母亲和林秋美的母亲，商晚筠笔下，阿莲的母亲。先说潘雨桐笔下利己型母亲形象的塑造，在潘雨桐的小说中，利己型母亲形象的塑造，展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女性在家庭和婚姻中的地位和权力缺失。这些母亲为了家族门第和个人利益，把女儿看作商品，将其嫁给有钱有势的男子，不顾女儿的感受和幸福。

在小说《纽约春寒》中，沈苓母亲为了门当户对，安排女儿嫁给富家子弟柳若愚。沈苓在婚后被迫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为了维护家庭形象，而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和个性。林秋美的父母为了家族荣誉，将未婚怀孕的女儿嫁

⁴⁴ 潘雨桐〈逆旅风情〉，《静水大雪》（柔佛：彩虹出版社，1996），页 145。

⁴⁵ 林春美〈男性注视下的女性幻象：从静水到野店说潘雨桐〉，《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雪兰莪：大将出版社，2009），页 105。

给中年面食商苗天宝。婚后，林秋美成为苗天宝的面店助理，帮助他经营店铺。这种婚姻关系被视为一种交易，女性被当做商品看待。另一方面，李蔷的母亲和林师父为了金钱利益将她嫁给美国大厨周百祥。尽管李蔷的婚后生活舒适无忧，但她实际上成为了周百祥用金钱买来的陪伴者。这类母亲仿佛就是为了搅混水而存在，可其对主角命运所起到的效果却多数是决定性的破坏作用；她们将自己的孩子视作商品般的存在，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她们好，却丝毫不在意她们的意见。痴女阿莲的母亲则是重男轻女，宁愿将钱赔出去都不想花一分在阿莲身上。这些母亲的形象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她们都是无法自保的女性，并且将这些怨恨强加至其女儿身上。通过作者的人物塑造，可以看出这些母亲的共性是生活中缺乏自由和独立，行为和言论也受到了男性的控制和限制。因此，即使生活中有不快，她们也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样的人物塑造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妇女地位较低、受限制的现实。

李永平笔下的母亲形象却是与以上几种背道而驰的，《支那人——围城的母亲》中的母亲虽然只是一个小角色，可却敢舍身取义，在所有居民弃城而去时，她不怕拉子围城并且死守自己的家园。当宝哥寻不到出路的方向时，母亲坚毅地带领他折返。《黑鸦与太阳》里的龙哥儿的母亲则是独自撑起整个家庭，不论是面对卫兵或是游击队，她都自有应对的办法。这两篇文本都有一个共同点——父亲角色的缺席、寡母，可尽管有父亲的存在，他们一般也只会是为女性制造苦难的角色。对比前二位作家笔下的母亲形象，李永平这两篇小说中的母亲是性格坚毅且不依附男性的存在。

黎紫书笔下较为特殊的母亲形象有《幸福时光》中的继母和《天国之门》里林传道的养母。《幸福时光》里的继母和李永平笔下的母亲一样都是孤身一人

照顾一家经济，并且对待叙述者好似己出，打理好家里的同时亦不忘陪伴孩子。

《天国之门》里的养母是林传道父亲的情人，在其父母双亡后两人相依为命而自然地成为了他的养母。这二者皆打破了读者对后母必定是刻薄的偏见。与牺牲型母亲不同的是她们并非真正的母亲，却将人性的真善美发挥到了极致。

父权社会给“母亲”这个角色定下的职责仿佛是一个“生命的被动工具”⁴⁶，仿佛一个女性在怀孕后自己的身体就不再属于自己，身份也从“我”这个个体转换成了“母亲”。商晚筠《巫屋》中的母亲因为瞒着其丈夫找了巫师企图堕胎被发现后，被丈夫锁了起来，并对外声称其妻子病重、发疯了。这点可以看出女性的形象全由这里的父权代表者——丈夫来决定。因为母亲不想生育，抵触到了父权制度的集体利益，因而除了她的小女儿之外，她的其他两位儿子皆对母亲的哀嚎漠然且无动于衷。从上文中不难看出女性在远离了男性的束缚后，其生活品质不一定会比原先还要糟糕。尽管在父权背景下这些母亲依旧难以突破旧社会对女性所绑上的枷锁，可她们对于所做的选择有了更大的自主权。比如围城的母亲能够决定是否留下守城，甚至化身为宝哥的领路人。

此外，妻子这个形象是归属于家庭内女性的一种角色。社会期望已婚女性扮演的职责是“相夫教子”，即照顾家庭和子女。女性从小受到的教育和社会规范深刻地影响着她们作为“丈夫的妻子”的社会认知，比如她们可能从小听到“嫁出去的女儿就像泼出去的水”这种观念。这种角色认知的塑造是由父权制度所构建的，若是一个已婚女性不守“妻职”也会被说是自私自利。先以《告别的年代》中早期阶段的杜丽安为例子：

⁴⁶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页 562。

那医生却说这种事得夫妇两人一起检验，再说嘛，你丈夫都五十了。可钢波对这建议十分忌讳，每次提起他总会压着嗓子发脾气。吵了几回，他后来索性装聋扮哑。杜丽安想要吵架也无处着力，再说她也不想惹恼钢波，免得他更想往“那边”跑⁴⁷。

从以上段落，可以看出杜丽安尽管知道问题可能不一定在自己身上也不愿去责怪钢波，只怕他生气而后就抛下自己去找其他女人。在这个阶段，杜丽安仍旧活得像个“小女人”，希望用孩子把自己的丈夫拴住，尽管对自己已没有了情感和爱惜，可对她而言只要这个家还有个“型”，只要自己还能够相夫教子就是好的。

此外，黎紫书笔下的一夫多妻现象非常普遍。如前面提及的《告别的年代》中钢波不只有杜丽安一个妻子，他分别在渔村和甲板有两房妻室。《州府纪略》中的张淼也是妻妾成群，他说过：“我还有金好翠群玉荷，大把女人等着搬进二奶巷。……我不怕没女人，晚晚和不同的女人睡，睡三百六十五个都行。”

⁴⁸ 由于缺乏法律的规范，这种一夫多妻的扭曲婚姻关系已成为常态，导致许多女性成为封建传统的牺牲品。

此外，这种对丈夫百依百顺的妻子形象在潘雨桐与商晚筠的小说中也是遍地可见的，都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形式，因此一些女性除了是妻子之外，同时也是家庭主妇。商晚筠《寂寞的街道》里阿文的母亲被家里的“一家之主”也就是阿文的父亲剥夺了话语权，阿文的父亲更是想要靠着剥夺其权利来维护自身的尊严。同时更是被大呼小喝，还被下令不准在自己与儿子说话时打岔。《秘

⁴⁷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页65。

⁴⁸ 黎紫书，《州府纪略》，《出走的乐园》（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页161。

密》中的静青更是什么都顺着她的丈夫，她说过：“不能拒绝他了。他是丈夫，我是妻子”⁴⁹。这些女性依赖于丈夫的经济支持来维持日常生活，而丈夫则成为她们生活的中心。她们的生活围绕着丈夫展开，但丈夫却将她们视为收藏品，仅在忙碌结束后回家品味。潘雨桐《静水大雪》里的李蔷被其母亲卖给了远方的老人作妻子。李蔷只能够尽心尽力扮演好“妻子”这个角色来维持生活。日复一日的习惯也已经让她失去了其他理想，尽管李蔷曾经读过一些书，可在日复一日的消磨中早已磨去了她对生活的期盼。西蒙娜·德·波伏娃提过女人的劣根性源于她从一开始就受到重复性生活的局限，这是因为被男人为了自己而炮制出的种种理由所束缚⁵⁰。李永平《拉子妇》中嫁入华族家庭的拉子更是频频遭受到欺凌和来自丈夫家庭一系列不公正的对待。后来丈夫也将她抛弃，拉子最终因为长期身体衰弱而抱病死去。在这期间她从未有过任何反抗的举止，只会默默承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伤害，一直到她去世。由此可见，婚姻的传统模式可能对女性的自我发展带来限制，导致她们牺牲自我，过着在家庭中日复一日被限制且枯燥乏味的生活⁵¹。在这种情况下，婚姻更像是一种交易，女性则成为被半卖半送的商品。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他们都掌握了支配该女性的权力。

在父权社会中，女性被视为男性的“财产”，如果妻子拥有私人财产或不忠于婚姻，就会被视为不道德和不端的行为。女性经历了不同主体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但她们并不一定意识到她们的生活本质上就是充满矛盾和不连贯的。这是因为女性的生活记忆是由“妇女性”这种意识形态所构建的，这种意识形

⁴⁹ 商晚筠，〈秘密〉，《蕉风》（新加坡：友联出版社发行，1975），页 63。

⁵⁰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页 182。

⁵¹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页 297。

态掩盖了这些不协调位置的存在，并将其自然化⁵²。这是因为在父权社会下，女性的角色和职责已被设定好，她或她们的角色分配为主内做一个母亲、媳妇或妻子，成为丈夫的一个工具。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小说角色，她们虽不喜欢甚至是厌弃如今的生活方式，可在父权体制下她们根本无从去抵抗，只能默默接收下一切外界所赋予她们的，包括对她们人生所下的定义。在此可观察到所列举的四位文学家所描绘的“妻子形象”皆呈现出相近的特质，她们十分欠缺自我的主观意识，且在选择方面受到父权社会的压迫和限制。因此在这些女性的世界里，她们认为，只有顺从丈夫才能保持相对的安定和和谐。

总之，绝大部分家庭内女性角色都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这是由于父权社会体制的影响所致，而少数则不仅是受害者，还同时承担着加害者的角色。亚伦·强森指出，任何体系都会存在阻力最小的路径，人们难以不顺着这条路径前行。在父权社会中，为女性铺排的是一条相对固定的道路，如果女性想要逆着这条道路前进，那么她们需要承担极大的风险⁵³。家庭内女性角色所对应的是思想和行为都较为保守的典型传统女性，她们难以去打破几千年以来的规则，惟有为了生活努力适应，尽管这将使他们无法活成自己。在传统的父权社会中，女性的性别角色与性别身份通常是在父权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塑造的。这种塑造过程可能导致女性内化并接受了被视为次要和从属于男性的角色和身份。因此，女性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被视为附庸品，受制于父权意识形态的压迫和限制。

⁵² 路易丝·麦克尼著、贾湜译、姚大志主编，《福柯 Michel Foucault》（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页 79。

⁵³ 亚伦·强森著、成令方等译，《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页 134。

第二节 家庭外女性

“家庭外女性”这一概念指的是那些在家庭以外领域从事职业工作的女性，她们通常具备对自我实现的渴望和追求，同时也有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愿望。这些女性可能从事职业、学术、艺术、政治等各个领域，他们不断探索和前进，在这个过程中寻求着实现自身潜力的机会和方式。当然，也有一些女性是由于生活所迫而不得不成为家庭外女性。

商晚筠的小说中，家庭外女性常常担任记者和摄影师等职业。在小说《疲倦的马》中，主人公是一位 30 岁的小镇记者，她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她的男友失业了，而她在工作中也遇到了各种困难。她感到非常孤立无援，因为她得不到上司的认可，还要应对男友母亲对她工作的不满。这些问题让她倍感压力。在小说结尾，女主角形容未来的日子是“地狱”，她感到无法分辨人间和地狱的区别⁵⁴。商晚筠的作品描绘了现代女性面对感情和职业方面的压力，让人深感同情。

小说《暴风眼》中的角色度幸舫是一位优秀的女记者，但由于报社人事纠纷而被排挤和解雇。她不愿被利用，于是在寻找工作时遭遇了许多困难，并最终选择自我放逐到北方边镇而在小说《季妩》中，季妩是一位独立自主的女性摄影师，喜欢在乡村间拍摄照片。由于担心在乡野中遭受夜袭，她在入睡时手持短枪自卫。然而，因为过度紧张，她在半夜误开枪走火，最终不幸离世。商晚筠通过这两个角色，揭示了当代知识女性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包括职场

⁵⁴ 商晚筠，〈疲倦的马〉，《七色花水》（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页 191。

上的不公和生活中的安全问题。度幸舫的遭遇表明，即使是在职场中表现出色的女性也可能受到排挤和不公平的待遇。而季妩则代表了那些为了自己的工作 and 梦想而选择孤独和自我保护的女性，但这样的行为却因为社会制度而导致有时会带来危险和不幸。同时呈现了当代知识女性事业受挫的一面，以及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所面临的内在局限和外在压力。和季妩一样，在《街角》中，席离同样也是一位玩摄影的女性角色，在文中提到她并不追求完美的成果，而是注重完美的过程。除了席离，其他女性角色也同样热衷于自己的事业和个人兴趣，并且表现出强烈的执着和认真态度。然而，这种执着也常常让她们陷入各种焦虑之中，对生活造成一定的影响。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是构成马来西亚社会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塑造的女性角色们活生生地存在于这个复杂纷繁的世界之中。这些角色不仅仅是被动地承受着来自父权社会的压迫和束缚，而是开始积极地探索、尝试抵抗这种父权制度的途径。这些女性角色在面临挫折和困难时都展现出坚韧不拔的性格，表现出一种不屈服、不轻言放弃的顽强精神。尽管她们所面对的问题和困境不同，但她们都拒绝成为被动的受害者。她们并不认为自己是不健全的，同样也不承认她们的性别不健全，认为男性能够办到的事情女性也并没有什么办不到的⁵⁵。

李永平的小说中，妓女也是一个重要的描写对象。在他的短篇小说集《雨雪霏霏》中，共有九个小短篇，其中四个短篇描写了妓女或女性所遭受的性伤害，这些描写都极其现实而残酷。例如，《司徒玛丽》描写了主人公深爱的女人堕落的过程；《翠堤小妹子》则描写了主角的妹妹在小树林里遭受小混混的欺负；《望乡》则描写了三个慰安妇的经历；《桑妮亚》则写了主人公在台北闯

⁵⁵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页 774。

入色情区域的故事，呈现出那里的肮脏和黑暗。其中让李永平着墨最多的妓女春红，同时也是最典型的妓女形象。春红在万福巷卖身为生，作者通过对话和细节描写，暗示她在性交易中所受到的不当对待，但是出于生计的考虑，她只能忍耐这一切。直到在迎神活动中被四个小混混欺负之后，她终于表现出了内心的委屈和痛苦，挨着罗四妈妈的屁股跪下来磕头祈求庇佑时，流下了悲伤的泪水。同样，《望乡》中的其他女性角色，如月臂、林投姐和儿子姑娘，都被骗到马来西亚当娼妓，为了生计不得不依赖性交易。她们无声地忍受着外界异样的目光和刻薄的言语攻击。尽管有回台湾的机会，但她们自认已经不再是纯洁的处女身份，无颜面对家乡和亲人。作者透过这些女性角色的遭遇，揭示了社会中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和父权压迫的存在。

接着，是前文中提及《告别的年代》里的杜丽安，她在还未嫁给钢波当一位妻子的角色时是大华戏院的售票员，负责售卖下午和晚上的剧票。在嫁给钢波之后，杜丽安曾一度失去了自我，但当钢波与庄爷反目成仇、遭受挫折时，她并没有沉沦，反而开始逐渐独立起来。从最初的小茶室开始，她一步一步地经营着平乐居，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加有声有色。杜丽安的坚韧不拔和勇气让她在面对逃亡了一年才回来的钢波也游刃有余。黎紫书的这篇小说中，传统性别观念被打破，女性不再被视为弱者，需要男性庇护。相反，杜丽安的故事展现了女性成长和意识觉醒的主题，逐渐摆脱对男性的依赖，靠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想要的幸福生活。这种塑造失败男性形象的做法与独立、成功女性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样的故事情节中，女性被赋予了自主选择的权利，不再受制于男性，从而实现了自我价值的提升。

综上所述，对家庭外女性的书写，这三位作家都有各自的风格；而在此小节中不曾提及潘雨桐笔下的角色是因为他所创造的小说背景中的女性角色一般都没有优质的生存空间。潘雨桐笔下的女性角色大多是被父权制度所制约的，她们经常服从于命运的安排，并且潘雨桐的女性文本是在男性的视角下构建和呈现的，如在《静水大雪》和《野店》中，女性形象常常被描绘成庸俗、愚蠢，相比之下男性则被赋予更高的智慧和地位。商晚筠所描写的不仅仅是知识女性，更是独立自主、有思想、有追求的现代女性，她们不断地面临着性别歧视和压迫，但是她们并没有被动地接受这些现实，而是选择了用自己的方式去反抗和挑战这些现实，力求获得自我解放和独立自主的生活。但她笔下的这种类型女性形象一般都没有什么好的结局，暗喻了女性面临着许多种压力，她们必须应对这些压力的现实。同时，这种现实也揭示了她们可能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以及沉溺于消极的心态的风险。商晚筠的小说中，这些女性形象通过自身的经历和行动，展现了女性的力量和价值，传达了对于女性平等和自由的强烈呼声。同时，商晚筠的描绘也揭示了当代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在李永平的小说中，他赤裸裸地揭示了娼妓等女性在社会中卑微低贱的地位。他运用残酷的描写手法，通过对女性角色的刻画，勾勒出了一个同样黑暗的社会背景。这种描写方式既真实又令人不安，从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的丑陋和不公。黎紫书对家庭外女性形象的描写从这篇文本出发是较为正面的，在沉浮、跌撞的人生中，杜丽安承受了无数的磨难与煎熬。她经历了很多困难和挫折，但是她没有放弃，而是勇敢地面对了一切。她不断地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逐渐成为真正的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她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塑造了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独立、不依附于男性生存、成功的女性形象。

第四章 女性角色的意识建构

在中国的封建专制历史时期，女性处于传统礼教和父权制文化的束缚之下，被迫接受严格限制的性别观念和角色定位，如“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男主外女主内”等⁵⁶。这些观念和定位强化了性别二元对立的思想，将女性视为家庭中的从属者，强调女性应该尽职尽责地履行妻子、母亲、女儿等家庭角色，并放弃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发言权。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个人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贬低和忽视，对女性造成了长期的压迫和剥削。“她的翅膀已被剪掉，人们却在叹息她不会飞翔”⁵⁷，唯有靠自己的努力争取独立，才能够摆脱这个长期禁锢着自己的牢笼。随着时代的变迁，女性在面对性别歧视、压迫等问题的时候，通过反思、认知和行动等方式，不断探索和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本章节将以四位作家笔下的女性角色为案例，深入探讨他们对女性意识的建构。

当女性对一直以来的父权制度产生失望和不满时，她们通常会采取积极的行动，试图打破这个束缚她们的体系，以获得平等的地位和自由的空间，不再被迫依附于男性或被男性主导。这种渴望来自于对男性主导社会的愤怒和不满，是一种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求，更是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开始关注自己的权利和地位，开始反对性别歧视和压迫，推动了女性权利和性别平等的发展。

⁵⁶ 冯晨、王超、亢延锬、曹安琪，〈女性意识的早期崛起与长期收入表现〉，《世界经济》2022年第38期，页207。

⁵⁷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页182。

第一节 女作家的女性角色意识建构

《告别的年代》中，作者黎紫书成功地刻画了一个觉醒的女性形象——杜丽安。作为一名电影院售票员，她平凡而又坚韧，通过自身的努力和不懈追求，逐渐走出了自己的局限，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和自信的女性。她经历了一个戏剧化的、多事的旅程，在 1969 年 5 月 13 日，她被一个持自行车链条的疯子攻击后，被黑道人物钢波救了。随后，杜丽安大胆地决定成为钢波的情妇，尽管这个选择使她背叛了自己的爱人兼初恋情人——叶莲生，换取更丰富的物质财富。杜丽安之所以为此妥协并非是因为她认命，她做出此举是为了自己和家人追求更好的生活。在初入婚姻时，杜丽安的表现就像一个柔弱的女性。可当她得知自己原本应有的可以筹划生意的资金被钢波抽调到渔村的另一房妻室后，她的反应吓到了钢波。

杜丽安怔怔地站在那里良久无语。她知道自己的脸转成铁青，呼吸变得急促，胸脯不住起伏，这样支持了一阵，她终于张开嘴，发出干哑的哭声。……钢波虽早已预料杜丽安不会轻易甘休，却还是被这惊心动魄的哀号吓得慌张起来。“你干什么呢别这样，你发神经了。”但杜丽安扶着墙蹲下，哭声抖抖，久久未竭。那一场无泪的风暴使得钢波夺门而去，三天三夜没有回来。⁵⁸

上文虽然显现出的多数是杜丽安爆发的浓厚醋意，却也可以看出像杜丽安如此重视自己的女性开始意识到了两人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同时也知晓自己的丈夫

⁵⁸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第 65、66 页。

并非一个安分乖张的人。而杜丽安在文中第一次表现出她的女性意识是在她把平乐居打理的有头有脸的时候，钢波才发现他已经无法干涉杜丽安的决定。这是杜丽安第一次在钢波面前体现出她个人主见的时候，也是女性意识的觉醒。之后钢波得罪了庄爷失踪的这一年时间里，杜丽安也早已从非他不可到了可有可无的境界，并且在他回来过后也和他分房睡。杜丽安在行为上表现出女性意识里不轻易妥协的特点，甚至对钢波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宁愿承担夫妻身份的名义而过着单身生活，也不愿意屈服。在知道了钢波死性不改又在外头乱搞的时候，杜丽安早已“在心里把他杀死了好几遍⁵⁹”在钢波离去的那一年里，杜丽安也和叶莲生的孪生哥哥叶望生发展出了一段情。可在这段感情中她并没有因为和叶莲生相似的脸而沉迷在其中，反倒是清楚地知道自己究竟想要的是什么，把情感当成了一个公平的交易。在那个保守的时代背景下，杜丽安的做法非常前卫，她敢于承担并毫不畏惧地追求自己的目标。这并不是那种不顾后果的一时冲动，实际上她把一切都精准地计算在自己的掌握之中，胜算已经在握。她体现出了巨大无比的女性力量。

商晚筠的后期女性人物，《季妩》一书中所描述的成长经历中，季妩在强势父亲的专制下，她若要追求个性的解放和爱情的自由，则必须努力冲破父权的桎梏。尽管她生活在相对压抑和封闭的小县城，身陷于与父亲不和以及无奈的关系之中，但是她仍然拥有聪慧、独立、富有才干的个性，对人生抱有热烈的向往，并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见解，渴望甩掉肩上的传统负累，重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新我”，并获得真正属于女性个人的自由。她通过在事业上的努力和拼搏，成为了出色的摄影家，生活无忧。同时，尽管上一代的不幸婚姻并没

⁵⁹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第 300 页。

有让她害怕结婚，但她努力寻找婚姻的新模式，对抗父权对婚姻女性的限制。在季妩独守暗室时，她因为担忧非法移民或饥民的闯入，而终日手持枪械，最终不幸因枪械走火而丧命。季妩为了逃离现有秩序而以牺牲生命为代价，她的反抗决心十分彻底，但这种反抗却给人留下了无望和无奈的印象。

《暴风眼》里的度幸舫是一位优秀的女记者，尽管她付出了比一般人多的心血和努力，并获得了专题报道奖，却还是遭到了来自报馆男上司蛮横的干涉和阻力。由此可见，在一个被父权霸权的社会中，女性所面临的挑战是比男性还要艰巨的，如果仅凭才干，是很难与男性一样获得平等的待遇的。度幸舫也意识到这一点，她明确的知道奋斗的艰辛也亲眼看见自己的同事乔潘凭借自己的美色在公司里青云直上，可却依旧坚守本心，不受诱惑且捍卫着自身的尊严。最终她远走到了边城去生活，却因为差点被非法居民杀害而惊吓过度导致失去了记忆。

季妩和度幸舫连睡觉的时候都需要时时紧绷着，这是因为她们身上都背负了叫做“父权制度”的压力。这条锁链紧紧地锁住她们的脖子，若是一个不注意，就会永无翻身之日。这其中也存有暗讽的意思，丛林和偏僻的边城竟然远比家中要更让这两位女性安心，暗示了女性角色宁愿逃离“避风港”也要与父权制度抗争的意识。

第二节 男作家的女性角色意识建构

潘雨桐《河水鲨鱼》中的艾玛是个狂傲不羁的少数民族少女，潘雨桐对她的描写是“起皱的衣衫遮掩不住那一幅高挑的身材，刚洗过的脸在晨光中焕

发着一股压不住的青春狂热”⁶⁰。可想而知这样一个青春活泼的少女自然会吸引许多男子的目光。但艾玛想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干事，宁愿留在工地里做那些劳力活，也不愿出卖姿色去当厨娘。当李九想要撩拨艾玛时，艾玛直接果断地用尖刀刺向他，这让李九发出了“这个女人可不一样”⁶¹的感慨。这是一种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不再扮演父权制度所定下的“女性标准”，而是依照自己的本性来展现出最真实的自己。《山鬼》中一位没有姓名的菲律宾女人也是个有脾性的女子。她会在生气的时候会用带有敌意的字眼去数落铁头。比如一次铁头想要用金钱来控制她的时候，她对铁头说：“你以为你是谁？送我一条金项链就想绑住我？给我两餐就以为是恩典？我就得一天到晚伺候你这条狗？我得看你的脸色？回来不管怎么脏怎么臭就要……”⁶²这也是一种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在父权制度下反抗父权代表者——铁头。这是一种女性借助有意贬低男性的方式来释放过去心理创伤所带来的负面情绪。

李永平《新侠女图》中敢爱敢恨的女侠白玉钗在发现自己的初恋情人萧剑与杨蓉有一腿的时候，就坚决果断地一剑刺死了萧剑。白玉钗也是一个敢于冲破世俗的女性，她认为自己与萧剑情投意合，因此不该被世俗限制，而献身给了萧剑。这一点突破了一直以来的处女情结意识，表现出了女性不肯被封建束缚的决心。除此之外，李永平小说中鲜少有女性是拥有自我觉醒意识的，她们多是以饱受苦难的形象出现，或是将希望寄存于其他可能不存在的事物之上，如李永平笔下经常出现的观音形象便是妓女都会追着来祈祷，渴望救赎自己的存在：

⁶⁰ 潘雨桐，《河岸传说》（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页32。

⁶¹ 潘雨桐，《河岸传说》，页18。

⁶² 潘雨桐，《河岸传说》，页154。

五六个巷里的姊妹淘追出了巷心，往石板路上一趴。带头的八个轿夫沉沉地呻吟出了一声「唉——哟——」，弓起了腰来，顶着白衣观音，一脚一脚，踩过了娼妓们身上。……第二座神轿黑漆漆金漆雕花，只管冲撞着，蹶蹦着，哼唷，嘿唷，踹过了静静趴伏在巷道上的一窝娼妓⁶³。

可这种做法依旧无法拯救到她们，反而更加地沦陷，无法自拔。

总的来说，黎紫书笔下的女性角色在行走于反抗父权制度的路上虽然经常有阻碍，可结局经常会有片光明，令人会心一笑。相较于黎紫书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商晚筠笔下的女性角色决定了女性永远只能处于从属的、边缘的位置。女性于出走初时心怀的那个梦乡虽然晶莹、美丽，却仍然存在着阴暗面，完全不堪一击。她们试图躲进自然怀里做梦的女主角最终会被现实逼疯，甚至逼死。商晚筠小说女性的结局虽然很悲凉可也给女性留下了一点出路，暗喻了对女性的未来所留下的希望和传承。如《季妩》里季妩的妹妹季若在季妩死后走上了姐姐的路，暗喻了女性意识觉醒的火种将会源源不断。《暴风眼》里的度幸舫虽然失忆了可却还保有一条性命，暗示着只要还有肯反抗的女性，那么尽管要重头开始也永远不会太迟。潘雨桐的文本展现出了女性角色最直接的反抗方式，以强硬的方式以及让自己的性格偏离“温和”“柔顺”让男性远离或对自己抱有敬畏，虽然看上去并非长久之法但却也是一种女性无可奈何的反抗意识。李永平《新侠女图》中的女主人公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觉醒，可多数在其笔下的女性角色依旧沉溺于苦难之中，等待他人的救赎。

⁶³ 李永平，《吉陵春秋》，页 30。

第五章 结语

综上所述，本论文通过研究四位马华小说家：李永平、潘雨桐、商晚筠和黎紫书的小说，探讨出马华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刻画和文本中对女性意识的觉醒的书写。通过对一系列作品的分析，发现尽管是同一篇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形象也会有巨大的差异，她们丰富多彩，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同时，这些女性角色也受到了社会、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对意识的建构是不断变化、复杂而又深刻的过程。

本论文对女性形象的分析主要从女体书写与隐喻、女性形象刻画以及女性角色的意识建构三个方面入手。通过分析得出，这些方面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马华小说中女性角色形象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在女体书写与隐喻方面，马华小说中女性角色的身体被赋予了许多象征意义和隐喻。这些隐喻不仅仅是对女性身体的描写，更是对女性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的反映。在女性形象刻画方面，这些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具有鲜明的人物特征，不同的女性角色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和独特性。这些女性角色的形象反映了不同社会背景和地位下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在女性角色的意识建构方面，这些小说中的女性角色的意识和认识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她们在不同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环境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

本论文的研究有助于了解马华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形象与意识建构，也能够对女性文学、女性身份和女性意识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同时揭示了马来西

亚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和看法，以及女性在这个社会中所面临的各种挑战和机遇，增加对性别平等和女性意识影响的理解。

不过，在本论文的研究过程中亦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在研究中本论文只对马华小说中的女性角色进行了简单的分析，对于一些女性形象，如少女，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其次，论文中所引用四位小说家笔下的女性角色比例不均。这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为了弥补上述不足之处，这里提出以下未来发展建议：首先，可以结合更多的文献和资料，对马华小说中女性角色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其次，可以对四位小说家女性角色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以更好地理解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意识建构；最后，可以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其他的族裔文学和女性文学，以更好地探讨女性在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总之，本论文的研究成果为更好地理解马华小说中女性角色的刻画与意识建构提供了参考和启示，但仍然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希望未来的研究可以在本论文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出更加深刻和丰富的结果。

参考书目

专书

1. 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南京大学，2000。
2. 胡晓松编，《世界华文文学经典欣赏》，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3. 李永平，《吉隆春秋》，台北：洪范书店，1986年。
4. 李永平，《朱鹁书》，台北：麦田出版，2015。
5. 李永平，《大河尽头·下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6. 林春美，《性别与本土：在地的马华文学论述》，雪兰莪：大将出版社，2009。
7. 路易丝·麦克尼著、贾湜译、姚大志主编，《福柯 Michel Foucault》，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8. 黎紫书，《出走的乐园》，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
9. 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12。
10. 黎紫书，《野菩萨》，台北：联经出版，2011。
11. 潘雨桐，《河岸传说》，台北：麦田出版社，2002年。
12. 潘雨桐，《因风飞过蔷薇》，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87。
13. 潘雨桐，《昨夜星辰》，台北：联合文学出版，1989。
14. 陶莉·莫伊著、林建法、赵拓译，《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
15. 商晚筠，《痴女阿莲》，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
16. 商晚筠，《秘密》，新加坡：友联出版社发行，1975。

17. 商晚筠，《跳蚤》，新山：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2003。
18. 商晚筠，《七色花水》，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
19. 王先霏、胡亚敏，《文学批评导引》，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0.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
21. 永乐多斯：〈写作，我力求完美〉，商晚筠著《跳蚤》，新山：南方学院马华文学馆，2003。
22. 亚伦·强森著、成令方等译，《性别打结：拆除父权违建》，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8。
23. 张小虹，《性别越界：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1984。

期刊论文

1. 陈虹霖，〈由自选集《迫退》纵观李永平书写之特色〉，《问学集》2008年第14期，页57-64。
2. 陈颖萱，〈父权审美观的沉溺与背离：潘雨桐与商晚筠小说的女体书写〉，《依大中文与教育学刊》2022年第5期，页9-22。
3. 冯晨、王超、亢延锬、曹安琪，〈女性意识的早期崛起与长期收入表现〉，《世界经济》2022年第38期，页205-224。
4. 古大勇，〈论马华作家朵拉的情爱书写〉，《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页43-47。
5. 黄晓娟，〈双重边缘的书写——论马来西亚华文女性文学〉，《广西民

- 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页158-163。
6. 贾颖妮，〈转型期马华文学跨族裔婚恋书写的走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2期，页85-90。
 7. 林春美，〈幼女当自强：方娥真自传体小说的女性成长史〉，《中山人文学报》2016年第1期，页81-99。
 8. 刘征，〈马来西亚华文女性小说的创作特征〉，《学术界（学者专论）》2015年第2期，页187-192。
 9. 龙森祥，〈黎紫书小说创作中女性的意识〉，《文学评论》2020年第38期，页11-12。
 10. 商晚筠，〈凶手〉，《学报月刊》1975年第898期，页30-32。
 11. 杨启平，〈马华文学：论商晚筠的女性书写策略〉，《山西师大学报》2005年第5期，81-85。
 12. 张丽萍，〈性别自觉：商晚筠的女同志话语建构〉，《中外文学》2009年第3期，205-233。
 13. 朱文斌、林伟，〈画一幅女人众生相：论马华作家李天葆笔下的女性悲剧形象〉，《华人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页71-83。

学位论文

1. 范雅雯，《论商晚筠小说的姐妹情谊书写》，金宝：拉曼大学学位论文，2021。
2. 洪翠婷，《女性主义视野下的黎紫书小说》，南京：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2015。

3. 刘翠茵，《论黎紫书〈告别的年代〉和黄碧云〈烈女图〉女性书写的比较研究》，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学位论文，2015。
4. 林殷醇，《李忆著小说女性角色心理研究》，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学位论文，2020。
5. 尤碧山，《寻求两性和谐的女性书写——以李忆著小说为个案》，金宝：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学位论文，2012。
6. 杨启平，《文化语境下的女性书写——当代大陆/马华女性小说比较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8。